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半軒集卷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張鴻恕

半軒集卷五

明 王行 撰

序

醫經辨證圖序

神農氏作為耒耜教民稼穡使之飲食以自養其為天下後世之大利既無窮矣而復為其有疾病夭閼之虞因而嘗草木鳥獸蟲魚百藥之性味又復敎之服餌以去其疾保其年而遂其生養之道此本草之書所以

作也然而疾病之感人也其原不一而人不能自知氣血之受病也其類不同而人不能自視於是後聖繼興為之論著兩間氣化之流行土風資禀之殊異府藏經絡之係屬榮衛陰陽之升降飲食動止之乖通所感之内外根源所發之標本先後而總之以形色之逆順脈理之從違使之由色脈以論死生因標本根源而施治療故又有内經之書焉二經既作則天下有不可治之病而無不可知之病有不可用之藥而無不可識之藥

究病本乎內經用藥求諸本草生民無夭閼之患矣此二書所以為醫家之大經佐世之仁術也已而秦扁鵲也於周張仲景也於漢王叔和也於晉皆推本二書以為書二書從而益著而仲景之論證則又示之以方焉此方書之所由始也自茲而授輯方者紛紛出矣然而仲景之著方亦舉其槩焉耳故有有證而無方者葢以示夫書不盡言之意欲人臨時揆證更為消息庶不致夫拘柅也後人不知出此一務于方方書浸多轉相授

受循流失源至有畔二書者矣嗚乎人身雖同而所禀之氣所遭之時憂樂盛衰勞逸滋味不能皆同也一或不同為病亦然變更作興輙有衆端人欲當之以執一之方而可求其必効乎此方書所以難乎盡信要必求之二書也宋治平元祐間汶上錢仲陽能研心二書往往得其玄秘而多所發明特其以嬰醫名時故尠知之者為可歎也嘉定以還上谷張潔古河間劉守真東垣李明之相繼而起而潔古首開新病舊方不能相值之

議二人者迺深探二書之輿而叅以扁鵲仲景叔和仲陽之說臨病處方猶射而中故三人之醫迭顯乎當時今觀其所著書雖不能無過然所謂有本有源者矣逮我國家隆平育善養材方技百家各臻精妙於是丹溪朱彥修出焉彥修初從金華許先生學年三十以母多病始事乎醫根據二書旁搜衆論博採精擇附會折衷數年而恍然有得為書數萬言推明醫道著藥而不著方深契古人之旨是以一時之醫咸宗朱氏之學遂大

行矣彦修後得其傳者曰同郡戴原理曰會稽徐彦純彦純余友也其為醫已人之疾多奇効葢彦修之學授之彦純者彦純盡得之筆之言者彦純又得之而加以切至精勤不遺餘力余每見之未嘗不歎其功之深學之厲而志之堅也兹以其所著醫經類證圖若干卷請余為序余觀其書裒次羣證證别為門門列為圖上自二書中及數家下迄朱氏微辭邃義萃聚歸一綱舉目張明如指掌詳於論而略於方芟其繁而提其要葢醫書

之良也彥純之用心亦至矣使彥修復生其有間言乎且人以彥純之學之篤接武彥修不枉也獨是書乎哉然是書也吾將見其與諸書並行以加惠後人也無疑矣遂不辭而序之至正戊戌冬

柔立齋集序

谷陽沈復之錄其所為詩一卷題曰柔立齋集携以示予洎為文序之其集樂府幾首古詩幾首詩皆古淡樸雅無綺靡新麗之尚予甚善之乃為之言曰凡學必先

求知也能知然後可行茍知之或未至行之有過差則跬步之間致千里之繆夫豈小故云哉詩亦學也故必謹其始焉朱子教人為詩須先學韋柳韋柳固不足以盡詩之妙然由是而往雖求至於三百十一篇亦猶洒掃應對求造夫聖賢之域雖地位有高卑道里有遠近往之則至終無他岐之惑矣元人為詩獨尚七言近體跡其所由盖元裕之倡之于先趙子昂和之于後轉相染習遂成一代之風焉初裕之生北方不聞大賢之訓

信其所好自以為然常裒萃唐人此體為鼓吹集十卷以教後學其徒又為之注釋以廣其傳其間掄擇之不精去取之無據其人乖亂其世混淆予每見之未嘗不笑其陋也葢此體雖始於唐唐盛時為者亦尠至劉文房許用晦李義山之徒好為之世亦浸衰歇矣是猶足貴也耶且裕之之作其竭力者僅欲瞻望蘇長公之垣墉豈為深於詩者以當時無能過之故為人所宗耳及子昂㕘於新遇追嫓宗國舊風力趟時好杭人楊載以

其業見之實皆此體大獲奬與載遂有聲人益以為能攻於此足以致譽靡然爭赴之至於虞伯生揭曼碩諸人以文自名亦務于此矣夫朱子之教人一定不可易之法也虞揭寧不知之知之而不行何也溺于所習而不能自振亦安于謬者矣予每思之未嘗不為之歎息也今復之此編絶無此體子試問之則曰以其非古也嗚乎復之之於詩其能謹其始者乎能謹其始必先求其知矣能知之有不行乎能行有不至乎由茲以往吾

將賀復之之至矣

送賈彥仁序

鹽官之東有黄岡之地焉地之鉅族曰賈氏世以饒貲聞至號愚卿者始敦行義尊儒術闢室堂而徧萃經史傳記百家之言洎古法書名畫垂籖列軸幾萬餘卷至者為具飲饌縱其覽觀或留或行皆侃侃致勤厚意湘漢人用是多之江浙行省宰臣聞其賢表為儒學提舉為士類所敬慕有子名麟字彥仁資性温粹提舉訓之

甚嚴以胡氏春秋領至正乙亥鄉薦為教諭于平江之長洲儒學其在學也大而祭祀舍奠講授作養小而粟帛出內殘脩廢葺罔不端慎恭肅勤敏弗懈於是愚邱之友為之致有子之慶彥仁之友為之懷有成之望友其父子間者則槩頌之惟提舉甫克成教諭惟教諭甫克肖提舉也今年春彥仁秩既滿且受代去予餞而觴之為之言曰亦嘗見夫川乎蓋出於山也擅川之利者不言山非山何有于川哉見夫土田乎六材五穀所以

生也求土田者不言材穀非材穀何以著土田之用哉然材穀不以土田之用由已著而負其功山不以川之利由已出而有其德故能亙古今而不匱也今愚卿能體於山彥仁能體六材五穀則賈氏之昌也莫尚而予之言蓋亦有徵也夫

送王守敬後序

王君欽張君羽二人之相善熟予耳久矣洎接於日則果毅方介欽為人也和粹詳雅羽為人也山高水潔土

俗清勁此大江之西張君之鄉也平原厚壤風氣沉渾此長淮之南王君之邦也其風土殊其資性異迺能相值于客而相忘於無間奚而然與蓋外之殊中之合殊者迹合者道譬鍾磬然質匪倫而聲諧焉譬鹽梅然物非類而味和焉昔者吳于東鄭于北相去餘千里也延陵之讓子產之任所為異百倍也而相見即相契亘古今稱之夫二人其慕是與二子之別有縞帶紵衣之交贈用致其勤今王君有湘之行張君纘言以遠大相屬

又命繪人寫江山風景為圖以繫夫思是真慕二子哉夫遠大相屬師古也二子是慕希賢也師古希賢前脩遺訓也故君子謂二人之器大葢必底成也已吳人士因書賦詩并附予卷而徵予序其後焉

贈吳隱君序

燕山聶茂宣為人尚氣好直斥人短長然聞人有善亦必稱說之不置友予且十五年終始未嘗變豈其資性然與今年春來謂予曰子知吳隱君者之所為乎吾聞

之吳友王庠父氏請為子言之庠父言君仁厚人也好讀書敦禮義恂恂焉與人交含容退讓如委靡人而中之自許者隱隱然不可屈撓暇則讀神農黃帝岐伯書以調劑和餌而起人痌瘝事母甚孝母坐堂上飯則立堂下待飯已為撤具微察母啗之甘則喜或似不適口則戚戚以憂必求適口者以進母息於寢則坐牀几下戒嬉戲兒毋譁以亂大人寐至中夜乃歸宿雞一鳴即起日為常母死哭之幾絶者數廬于墓三年或傳其有

甘露之應人以為難毋未死時嘗謂曰女能療人疾毋
收貧者直第令樹竹一本竹盛則汝子孫昌矣自是行
毋言不怠竹至數千本此蓋居武塘時也及兵興竹盡
毀近居當鴛湖竹又數百本矣予嘉歎久之茂宣又曰
庠父云某亦感君已踠攣風痺之疾念樹竹無以大表
著必得能文辭而信于人者次第君之德義以求詠歌
於大夫士乃可也某誠美其言敢用請于予予聞而益
歎夫今之樂道人之善者有之好事行義者有之尠見

若是之懇懇者也君之德義既聞庠父必欲其大著茂宣之成庠父之志又如是之勤也則三人之善可掩而不言乎惜予不足以發揮之耳雖然君子之取人求其實而不求其文也奚多言為哉是為之序君名某字知道嘉興人云

送高隅仲序

海虞王氏有兄弟曰孟陽曰仲良者愿厚端直事親甚孝謹樂從儒先君子講説經義論古今事物之迹忻忻

不倦父殁撫其幼弟友愛尤篤築館舍且延師教之初蒙城高隅仲居吳之北郭自負才氣以亂離時不屑為之用閉門窮巷益厲其學大夫士稱焉孟陽兄弟常與之為友至是館舍成具書幣迎之隅仲曰吾友孟陽伯仲也久其弟猶吾弟固當教也況以禮請其可拒乎遂治裝以其故來告而徵言予謂彛倫之序惟五兄弟朋友居其二焉世下俗偷王者之道隳而朋友兄弟之尤甚非有篤實之學粹美之質弗能保其無缺也予觀孟

陽兄弟之與隅仲游坦易和平無牙角碕岸意固常人之交耳今隅仲乃能使之尊已以為師孟陽乃能奉之以相下然後知其和柔坦易者又有其道非徒若燕昵之交者也其于朋友如是則於其弟者可知於其弟子者又可知已三人者所謂有粹質之資者與雖然朋友與師一道也亦有不可得而同者焉其自待之嚴而無愧於為師之道隅仲其必能之待之之重而無愧於奉師之道孟陽亦必能之也予復何言若夫嚴而不至於

離斯可以遂朋友之交奉之而不浸以怠斯可以全始終之義是則所當慎處也三人者其以予言為然乎為不然乎

贈楊君序

方技家雜出變怪誕肱以耀世耳目取尊顯者世世有之史家傳方技亦叙醫於中然醫豈他方技比其於世非小有益誠係人死生際也越人曰吾能起生人不能生死人此越人自讓耳病而不善起之不遂至死耶予

讀醫家書知其固仁術也其為言也務欲令人安且壽為術而務令人安且壽不亦仁已乎視他方技變眩以耀世如何哉吾鄉有楊君良醫師也嘗見古人排仁心立是術令操其術眛其要而又獲其功是負其術不仁甚已故其醫甚深數愈人奇疾咸名其能楊君謙讓不受也長洲人李吉病癘風且劇其姻薛某為迎君治之良愈癘風惡疾也世之患是不治常十九而君從容療之于以見其術矣李疾既平曰無以報君願徵文人言

為君頌君曰何以名為李不能自已乃來請文余觀楊君所為類黄老家不近名然其術既精知之者日衆欲掩名名益不掩矣嗚呼楊君不期名而名至反欲掩之視他方技變眩以耀世者如何哉如何哉

送徐隱君序

吾郡徐君幼文避地居吳興之蜀山以著述自樂無與於世亦非與世相絶若城府之囂喧山林之空寂隨其跡之所如玄梵之徒縫掖之士於其所遇而合不皦皦

以擇夫交不膠膠而必其至所謂周流無欲去來不滞汪然而川波融漠乎其煙雲行者也歲丁未秋復來於吳吳士趍而願知君者相繼其得從杖屨之遊聞朝夕之論者惟此里二三子焉居無何有歸與之賦爭挽留之更十日竟其行二三子知不可卒留也遂用韋刺史送邱大夫詩語析韻賦詩裒次為卷以送之詩既進君謂余曰願得君一言為之序焉嗚呼必吾言之須耶余聞君子之接夫後進也引而不過於自高降而不屈於

自卑過於自高人將有不可及之歎烏可為善誘哉屈而自卑人將以為易而又非所以示誨也今君之於二三子待之如賓而教之如弟子故二三子之于君愛之如親而敬之若嚴師焉其於君之行深情篤意形諸歌咏不亦宜乎況君之不皦皦於擇交者吾知其汎愛之心不膠膠而必其至者吾知其恢遠之度也由是觀之則人之薰其德而成夫業者所在而是獨吾里之二三人也哉二三人者事天竺之法者二人曰如律文章顧

浩宗老莊之言者一人曰李玄脩學吾徒之學者三人曰胡勉斯成朱夏公南李常叔經也

贈瞽師金松隱序

初予聞海虞有瞽丈夫曰金君松隱能以人之始生歲月日時起數逆推其死生貴賤通塞之狀無不驗者儒先君子縉紳士大夫咸稱道之余竊以為其術雖精然致夫人之稱之若是其盛者宜必有所在當不止於其術也及余往海虞館於高君隅仲仲金君友也因介之

來候余聽其論議言説明爽高亮敷暢條達亹亹令人無厭夫天既奪其目之用猶如此使其視觀清明讀聖賢之書以益求其理是又將如何人所以盛稱也者其以是與因知其不止於其術也自是交之時往來矣然每見人之以禍福語之者其懌然而去者皆古君子其艴然以起者皆庸庸者也予初怪焉問以問其故金君曰是固然也人之問其命者為推之而利則謂曰君宜富若貴若壽實命之然也然或恃其富而淫依其貴而

肆怙其壽而戕其躬則其所當得者皆將反之而不可以言命矣其君子者聞之曰是吾志也烏可委於命而忘自修乎此所以懌然也其庸庸者聞之則曰命既然矣奚相料為哉此所以艴然也為推之而否利則謂曰君宜賤若貧若殀實命之然也然或習於賤而不自飾病于貧而不自守甘于殀而不自善其養則其所當遭者殆必有甚焉而不可以言命矣其君子曰是吾志也烏可委於命而忘自修乎庸庸者曰命既然矣奚相料

為哉此所以懌然艴然之異也然吾知盡吾之命而已曷暇計其懌然艴然也耶嗚乎金君可謂異于常術人矣能推夫術外之意以致夫儆戒之道焉非君子之用心乎予然後知人之稱之盛者在此而非在於彼也昔蜀嚴遵因筮以道人為善世謂之有道之士若金君其庶幾於有道與惜乎其廢於視也雖然廢于視者內必明明于內不愈於徒明于外者乎亦可以無憾矣今年春君來吳與遊幾日復告歸無以贈也因書其異於常

術人者為之序以送焉

贈呂山人序

宋氏既亡其大儒君子之遺風浸遠衣冠舊家日以凋盡後生少年以華靡相髙服御競趨於簡便故老見之有歎嗟興感者葢當是之時四方無虞民安物阜國家之平治亦久矣然朝廷之上用事之臣多勲勞貴人世祿之族皆習於其所便安而未遑禮樂制度之事故衣冠之制猶遠於古焉其力學好古之士或心有憮然而

不敢自易其服則假為老氏之服服之以其尚有古之遺意也嗚呼為儒而拘於時制願慕夫異端之服其果得已也哉昔者先王之為治必致謹於衣冠服御之制焉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各有文章度數以品節之而又有異服之防僭服之禁蓋欲謹上下之辨杜覬竊之端也洎乎周室衰微諸侯強僭亦莫敢肆然慮變其制焉漢承秦亂之餘制作去古為猶近至于六代相繼朴實粹美之風遂爾澆漓降及隋唐而輕靡滋甚其間更

變衰亂則亦至矣五季已來惟宋制漸復於敦厚襃衣大帶淳風藹如遂成熙洽之治於以見衣冠服御果有關于世之理亂也予每論及于是未嘗不興慨焉今呂君志學當風塵繚繞而易為老氏之服人皆非之而吾則與之嗚呼以呂君之讀聖人書求聖人道迺服異端服焉而予之與之也則其意豈淺淺哉雖然禮樂百年而後興茲國家否運已極亂且致平必有豪傑之士出以佐治葢將大有為矣詎特衣冠服御之制也哉予與

呂君年未艾行必蒙其休澤也故書以贈之

贈明東生序

河東呂君志學力學而多文居梁溪之濱以詩酒自適梁溪人得承于君者咸曰呂君長者人也及來吳友吳之大夫士吳大夫士誦君之賢者甚衆若余亦締交焉其天性之和淳友義之篤厚殊可尚已今年春來告曰某之妹氏抱疾者閱月醫之難之者多矣使吾口不甘於食身不寧於處若有所負而不能釋也茲得明東生

氏起之吾負其釋矣釋吾負而無以報不可也顧需君之文贈焉嗚呼君之於義何如耶始吾見其篤於交友之間今吾見其篤於骨月之際文其可辭乎蓋凡世之事有衆以為易而獨以為難者必誠見夫有不可為者也衆以為難而獨以為易必誠見夫有可為者也苟衆難而難之衆易而易之是不足與論事矣東生之於是疾也不惑於衆人之不可為而能獨為之非其術之精察之審能若是耶且夫離婁之明明之至也師曠之聰

聰之至也垂之於工扁之于斲鴻稽之父之於治蠱亦精矣惟其精且至所以異於衆異於衆所以用於世而不可無也況醫之係人死生之際者乎則東生之術其可少哉吾又聞東生好學能詩不特深於醫者是則尤可嘉也今東生之術之精既如此呂君之義之篤又如彼是固不可書乎可書無不書之義也遂書之以為序

安晚堂詩序

世之人疲於勞而思逸久於動而欲靜固情之常也馳

騖於少壯之時安閒于遲暮之日此尤人之所深願然而有得有不得焉今夫貧賤而汲汲於衣食死而後已富貴而孜孜於功業老而不休者往往是焉其或不累於衣食不繫于功業則又或沉溺于紛華耽滯於名勢而不能自剔去此所以遲暮而安閒者恒不多也其有無衣食之累功業之繫而不溺不溢以晏然享夫遲暮之安樂者則其人豈不可嘉也海寧沈君德甫豈非其人之徒與余雖不識沈君而聞之胡君彥清彥清言沈

君強壯時亦嘗從事於功業之場利名之府矣晚歲則幡然改圖擺去名勢而習於田園之事以享夫投老安閒之樂致以安晚名其所居之堂此可以見其自處矣一時大夫士咸歌詩以美之而彥清又以為請且曰愿併得序其端則又幸也嗚呼晚之難安也甚矣以廬陵眉山之賢猶奔走江湖卒不遂居潁之願他何論哉雖然蓋亦有其命也今二公之不能得者沈君乃得之是非其命也夫是不可慶也夫遂為之詩曰幼而渠渠長

而勤利途爭先事乃身雄雞一鳴曙光起擾擾何者非其人江湖空闊渺烟浪車馬雜沓飛埃塵美官既足受榮寵厚利亦解怡心神及當年高心漸足況有兒孫俱立玉細氈廣厦更何求食飯甘腴被紈縠香縈綺幔夜沈沈酒泛玉缸春郁郁回頭始悟昨多非聲利場踈醉鄉熟此時安樂誰與同欲覔紫芝從赤松青瞳白髮照秋水却老不用丹砂紅君今蹤跡渾相似不是高人那得此便當臨風歌我詩更寫新圖尋畫史

耕漁軒詩序

世之事不可以形迹論也徒論其形迹則失其所以然之意失其所以然之意猶照影而求與之談對偶人而責其揖讓也得不為狂且病乎昔仲尼射於矍相之圃葢亦欲觀盛德焉耳謂其主於皮者不知射者也子産與裨諶乘而適野謝安命駕以出山墅非事乎遊觀而已也苟以遊觀而論之則君子何所取哉有人於此焉業庸人之業貌庸人之貌而行則古人之行也直視之

以庸人其可乎故君子之論人必自其内而求之自其内而求之則其外者弗較矣東海徐良輔築室太湖之上以耕漁為業吳之大夫士多賦詩以詠歌之既久而成卷因其友高君士敏來徵予序其篇端予誦其詩而歎曰今之耕漁者夫豈少哉而獨於是詠歌焉豈其所謂耕漁異於他所謂耕漁者耶豈大夫士偶於是而有所感發耶抑其人之行果有可嘉尚而不可泯焉者耶不然何其美之者之多如是也葢耕漁野人之事耳以

野人之事而得詠歌于大夫士者其必有道矣吾意其耕也足以養其家漁也足以奉其親在堂有餘歡在室有餘樂混迹于鄉人之塗致意于哲人之言而存心於聖人之道也大夫士求之於其内而嘉其志於道故時而稱揚之稱揚之不足以盡其賢也故發之於詠歌焉噫是其然也耶其不然也耶苟如是吾益知不可以膠於形迹矣然或耕焉以自美其餐漁焉以自甘其茹弛然而自放也優然而自佚也悠悠然而忘乎蹈道也則

不有孤於詠歌者之意乎雖然傳有之曰以友輔仁今其友有高君焉高君多文而好學良輔既得而交之必不至于怠也審矣則予之所云者葢亦開其未然之意也至正壬寅

又附楊孟載說一篇

震澤之東有隱者焉朝而耕夕而漁結屋若干楹倦則休息其中題曰耕漁軒穹窿山牧方飲牛而扣之曰爾耕且漁亦知所以耕漁之說乎昔庖犧氏王天

下為網罟以漁而人得茹其鮮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以耕以耰而人得食其甘此羲農之耕漁也重華側微耕歷山之陽而人讓畔漁雷夏之澤而人讓居此虞舜之耕漁也桀之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紂之時吕望漁于東海之濵此伊尹吕望之耕漁也羲農之耕漁所以教天下虞舜之耕漁所以化天下伊尹吕望之耕漁所以待天下教天下者立其極化天下者變其俗待天下者避其亂是數聖人者或以

敎民或以善身雖窮達不同而皆有事於耕漁者也千載而下戴髪含齒操耒耜運網罟於畎畝波濤之間者皆羲農之遺敎也處聖明之世事耕漁之業以興揖讓厚風俗者皆虞舜之遺化也逃兵革避禍亂或芸于高或釣于深以待天下之清者皆伊尹呂望之遺風也爾其守羲農之遺敎與被虞舜之遺化與不然則逃兵革避禍亂以襲伊尹呂望之遺風與耕漁子笑曰予耕以糧漁以羞晝作而夜休春耘而秋

牧不知守羲農之教耶非羲農之教耶壯者耕弱者息稚者漁耄者食鄰里相助溝澮相讓不知被虞舜之化耶非虞舜之化耶金革不聞於耳旌旗不接於目無束帛之招無車馬之臨亦不知龔伊尹呂望之風耶非伊尹呂望之風耶子飲牛而行飯牛而歌豈所謂箕山巢許之友與南山扣角之儔與抑乘蒲韉掛漢書徘徊而相羊者與牧者不答策牛而去耕漁子姓徐氏字良輔牧者嘉陵楊基也

論鑒序

論鑒者嘉陵楊君孟載之所著也楊君博學深文辭磊落多弘遠志喜觀古人之事為求其成壊理亂是非得失之故而論著之多者近千言少者數百言積之稍久裒次為卷題曰論鑒屬余曰為我序之余觀其文高下馳騁辨撃縱肆峭直而精峻明暢而英發自非其學之所至識之所及才氣之足以發之弗能為是文也顧欲予序其端將何説哉葢辭而弗獲因究思之論議之文

尚已自古昔盛治之時其君臣相與論議於朝廷之上
衰亂之世其士大夫相與論議於學校鄉黨之中者其
言皆文辭也惟以論名文迺未見焉由漢而降始有著
文而稱論者而亦不甚多也至唐以論取士應科目者
咸習之而論始盛宋初因之蓋無所更也及制論興而
習之者益衆矣方是時士大夫多負豪傑奇偉之才蓄
魁廣淵深之學蘊建功立業之志明於成敗之數治亂
之迹發於文章雄健而宏博正大而高亮㨿古人之情

如歷見料將來之事如已往其俊偉光明交相照耀有論以來所未見也嗚呼其盛亦極矣然當時之士皆習於勤勵之風而不安於茍簡觀其事業之心切于飢渴則其積中著外而發為言論者固不待時之所尚而自有所不能已也況上之人之作之也哉其盛也亦宜矣逮夫國朝始變取士之法因廢論而不用是以至今數十年間士大夫少著論者夫不為時所不尚亦常情也然論之為文豈專於應科目而必為時所尚然後為哉

盖士大夫平時鑒觀於往迹習見於當世有所感發興慨而不得行其志者則必攄其所識所緼著之爲言以自見其志也又烏計夫時之尚不尚邪論固非今時所尚然今之士視興衰而觀治亂豈無有感於中者哉此楊君之論所以作也君之論既作于人所不尚之時而其所好迺甚於時所尚者得非於以攄其所識所緼以自見其志乎則君盖可謂不徇於時而立志自信者矣論凡幾十有幾篇自秦而下歷世而論者幾十有幾篇

光武而下雜論君臣之迹者幾十有幾篇云

半軒集卷五

半軒集卷六

明 王行 撰

序

唐律詩選序

選詩者非知詩者也孔子之删詩取其既足以感發懲創又足以被夫絃歌者非以工拙計也蓋工非詩之所必取而拙非詩之所必棄工而矜莊是未免夫刻畫拙而渾朴是不失其自然也苟棄其拙而取其工則是遺

自然而尚刻畫豈足與言温柔敦厚之教也哉故曰選詩者非知詩者也然則是編何以選名也是編也葢有不得不然者也何也三百篇之詩非有一定之律也漢魏以來始漸為之制度其體已趨下矣降及李唐所謂律詩者出詩之體遂大變謂之律詩者以一定之律律夫詩也以一定之律律之自然葢幾希矣自然尠而律既嚴則不能不計其工拙也計其工拙又烏能不為之取舍哉故曰不得不然也雖不得不然其間固有法焉

葢拙而渾朴同乎工工而刻畫同乎拙終不遺夫自然也此取舍之大要也其次乃論其言之工語之工聯屬之工篇章之工工多而拙少者取之拙多而工少者不取也均之律詩其變又有四焉曰初唐曰盛唐曰中唐曰晚唐有盛唐人而語偶近乎晚唐者晚唐人而語有似乎盛唐者晚唐似盛唐取之盛唐似晚唐不取葢亦貴夫自然也此又是編之例也例則然矣而復有說焉世之為學者未有不由規矩凖繩而能至乎自然者也

欲造乎自然之地而不事乎規矩準繩則將何所用其力哉惟詩學也亦然夫詩其浩博淵深如煙海也其變化運行如元氣也未易摹擬窺測也今之學者能先於其有律者求之進進不已則所謂如淵海如元氣者可以漸而入至與之俱化則自然之地綽乎其有餘裕矣温柔敦厚之教豈外是哉然則是編也於初學之士其亦有萬一之助也與洪武庚戌陽月初吉序

外科新録序

外科新錄者予友沈學菴之所纂輯也學菴字起宗今年六十八矣而好學不倦方策未嘗去手目以學菴題其燕居人因以稱焉初會稽徐彥純為吳學教諭其人勤敏而精實儒業之餘尤邃醫學嘗編醫經辨證圖三卷予為序之既又編醫學方論通三十卷書垂成矣惟外科一門未遑就緒而歿學菴屢與予言輙為之惋惜也方彥純編書時其參考互訂必經學菴之手故彥純歿而學菴繼纂之以外科門目繁多別析之為十卷而

以新錄命焉間出以示予曰子其為我序之予於是有以知學菴之用心也方論之出於近世者見之多矣未嘗不歎其詳於内而畧於外也意者以瘍醫所繫者輕為不足以致意與不知人身有内外之殊而氣血無分於内外未有病之失調於外而不遂戕其内者也外其果可畧哉自陳良甫精要之書行而瘍家少紓於横夭然亦未嘗不歎其詳於大而略於小也意者以病形小則所繫輕為不足以致意與不知形有小大之殊而受

毒無分於小大譬疔之為病其形小矣而華元佗論其死各有期孫思邈論其死不旋踵小其眾可畧哉此不幸病雁於瘍而獲瘳者有不可必也特賴夫天之生才無南北古今之限劉河間而下二三君子者出論瘍為始詳至朱丹溪發揮虛實之變則益精確矣每欲裒聚諸瘍之說冠以内經原病之旨小大不遺類為一書以開後學而未暇也是書既成予則無庸贅矣嘗聞之學菴曰忍己之疾痛也易忍人之疾痛也難蓋己之疾痛

一身耳人之疾痛其有涯哉噫此新録之所以輯與且夫已之至親者身而可疎者人也今學養濟人之心乃切於為身則其所存可知已所存如此且不可得况復與予同志耶此予之序有不得而辭也他日新録盛行咸承嘉惠予亦得遂其所哉

尚友齋詩序

人之毀譽葢不能容心於其間也有足譽者雖或忌之莫能毀也衆皆譽之我獨毀焉其能行哉介甫之不足

於子瞻也久矣至論其文則稱歎不已以其實之不能沒也夫人有善而我稱之稱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詠歌之至詠歌之則其善也必矣一人歌之猶然況至於再至於三而什伯焉其善之實也何如哉句吳鍾子常氏居練祁之吳塘通敏而和粹襟懐灑然而於交友尤盡禮意故游道益廣因題其待賓之所曰尚友齋大夫士與交者咸詩以詠歌之漸盈卷帙詠歌而盈卷帙則豈一人一詞之譽哉斯見其尚友之實矣且

夫於古有尚德焉有尚志焉而夫子稱之孟氏言之尚德云者所以為君子尚志云者所以學為君子也然尚德尚志其有不須友以成者乎則尚友者又所以為尚德尚志之資也以是名齋子常之為人可知矣雖然尚友之云孟氏之書亦嘗陳之葢謂不獨友於今而必友於古友於古非所以求為君子乎然未有不能盡友於今之道而能盡友於古之道者也以是名齋子常其好學哉既披其卷三復而諷詠之矣因遂題其首云

送包士謙還延陵序

情之發於天性之誠而外物之不能奪之者惟篤於學者然也其或天理之發雖若粲然而昭著而害之者勝之則乍然而遷息暫達而復堙始明焉而終以昧者不足與之言學矣今夫天倫之至親者莫如父母情之至不可為者莫如父母之歿而終不得而見之也故其書在焉而不能讀之桮棬在焉而不能飲之以夫手澤之與口澤之氣之存耳況父母之藏之邱壠耶邱壠之所

在父母之所在也父母之所在而彷徨欷歔睠睠焉而不忍舍去非發於天性之誠乎當是時也吾知其妻妾之奉室家之好生產貲賄之儲聲威寵禄紛華之盛以至於艱迍險阻困踣奔迫之勞舉不足以移之也茍足以移之則雖謂之學而不謂之學矣余友包士謙氏居吳三世矣其先君子屬時之多故徙其家延陵及卒迺於吳而配祔焉士謙每歲時來吳省其父母之墓輒淹留踟躕孺慕而哀戀若欲廬焉者雖曠夫妻子之愛荒

其生產之業弗顧也既而惛然曰墓之藏吾親之䰟之

已歸廟之主吾親之神之所憑也重離其已歸之藏而

遠違其所憑之主於禮其果得耶吾之不悟也亦已久

矣乃即治其歸焉方窮陰凝寒烈風氷雪之交横弗避

也噫士謙之於親葢如是也夫始也愛親之心勝其誠

不越乎邱壠之間終也義理之見明其誠乃繫乎在廟

之主是省是守藹然發於其中而不可強之者也則其

愛好之私困頓艱勤勞苦之不能奪之也宜矣士謙也

其有得於學者與夫親愛之心質之美者恒由之而義理之見非學則無以明也况其外者弗能勝其中之所發者乎士譏也其有得於學者矣於其行大夫士咸詩以送之予因序其首云

送呂教諭後序

天台胡君伯衡之講授梁溪也今無錫教諭呂志學甫實從之遊聞胡君之季伯諒君嘗云梁溪諸生惟呂志學端慎勤厚其進蓋未可量予時未接志學也歲丙午

始獲締其交而胡君之言已驗越今踰十年日孰志學之所為益學匪一修德匪一進遊道愈廣聲聞愈著掌百里之風教邑人咸尊禮之而胡君之言大驗洪武十三年冬有舉其才者詔命下既治裝大夫士咸詩以餞之蜀人王汝玉氏既序其編矣志學又須予說焉凡師之於弟子固不能齊其資性之不齊然無不欲其明已之學以揚已之道者則其望之之心為何如耶安定先生學徒遍天下而使昭陵得聞其明體適用之學者長

樂劉公也公之學見於用者多矣而賜對之時發明其師之學言甚懇至葢先生之望公者固遠而公亦可謂能副其師之望矣今志學之出必仕於顯其發明胡君之學當益力副胡君之望當益至而胡君之言當益大驗矣是言也非余之言也夫其友者之言也因以識簡末云

安定先生泰州如臯人仕宋至直講天章閣待制劉公名彝善治水湖州人昭陵者仁宗也嘗賜對言其

師之學

送陸振文序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薫陶漸漬之入人之深者惟習而已習於儉而不自知其為儉嗇之風也習於悍而不自知其為悍桼之風也陳則習於巫而遂成其俗齊則習於遊田而自忘其過至於習於墾闢稼穡而不憚其勞則豳人為可嘉習於禮樂道義雖更變遷而流風遺俗猶有可觀則鄒魯為可尚也況儀桼之倡為遊説當時

不覺而趨之何鄧之倡為清談當時不覺而尚之甚矣習俗之入人之深也如是哉醫必良於三世弓冶之子必善為箕裘亦以言其素習也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欲其齊語不可得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吳城陸仲謙朴厚人也能尊禮四方之賢大夫士有子曰翰字振文通慧而敏自幼已翹然矣目日習乎君子之動容周旋耳日習乎君子之辨析論議而加之讀書之功問學之力既長而壯褎然儒者也今

已三十餘而遊道益加廣焉以鳳陽倉曹丁家艱服闋赴天官就選大夫士咸詩以送之多至盈卷而徵予序之夫人之贊詠之多如是者必其人有可贊詠之實也觀農者不觀於歳之登而觀其深耕易耨之日觀射者不觀其鵠之中而觀其持滿審固之時振文之有善之實以致其贊詠之多蓋不在於今而於其翹然之時已兆之聞見之間已化之矣則習俗之入人之深也其不信乎習尚之擇其善惡也可不慎乎董子曰習慣如自

然是之謂與

贈郤安仲序

天能生人而不能食人非先農氏將何以養食能養人而不能已人之疾非先醫氏必多夭札之虞然先農有一定之法故天下後世皆良農先醫無一定之方故天下後世良醫恒不多也雖無一定之方而有一定之說能究於其說方斯在矣故後世因先醫之說而研窮抉摘闡明而發揮者紛紛籍籍非一家一人也用功則勤

矣然各自持門戶門戶既多愈繁愈遠學者有莫之適
從之歎宜令人之謂良醫必歸於已人之疾之多者也
蓋方衆論交興各是其是不於其已驗者觀之將何究
其得失哉故已人之疾之多者世必謂之良也崑山邵
安仲業醫三世矣已人之疾固不少其所謂良者乎同
邑有浮圖相師空海瘍生頷間亦殆矣安仲為療之師
姪李彥澤感其德來求文以贈嗟夫醫之為學果無所
適從也耶夫門戶不同而理無不同後世之論相弁而

先醫之説已定不求於已定之説而事乎相乖之論此所以冥行而自迷也然久晦而明理之必至故近世以來北方之醫傑然而出者相踵皆專力於先醫已定之説其所論著文或有殊本則無異誠可謂醫之良已然百年之閒南方之人豈無有得其學者吾聞其人亦既彰彰矣學者於是而求之非所謂適從者乎安仲其必能味吾之言矣

送吳江廖丞序

自予來橫山雖不忘簡編自程時暇亦徜徉水泉林木之下隴畝墟落之間往往與田翁野人語其種植耕稼之事土風鄉井之宜不自知其與之習也山雖版圖吳邑其壤地則與吳江相錯猶犬牙然故相親接者多吳江之民每聞其民談頌其官長之賢亹亹如不足且曰真所謂父母者問之則曰吾貳令廖君廖君余因思是必士君子不然不能致是也及還城城之大夫士自吳江來者稱廖君不寘口道其實非一事問其人則曰儒

者也予因自喜其臆之之有中然猶未必其果何如人也夫人之不可以力致者善聲也其尤不可致者匹夫匹婦之善之也匹夫匹婦之善之非有其實能爾乎匹夫匹婦猶可以一端而致其善大夫士則非可以一端而能致其善也大夫士之善之其實又何如哉則雖不必其果何如人其人固可必矣今年秋予友金侯德儒致其所著贈君之文書以來告曰君儒之材者也吾文可徵矣今秩已及考將朝京師吳之以文鳴者咸詩以

餞子其序於篇端嗚乎斯有以知君之果賢矣夫善聲之形於大夫士之齒頰之間且不易致況形諸文詞翰墨之間乎一二人之賦詠之且不易致況得之多士乎且金侯之文固少許可者今觀其美之至如是則君之果賢無疑矣古人之信人有見而信之者有聞而信之者豈必身親與之乎聞而信之則固因可信者之言而信之也今雖不識廖君金侯之言則可信矣遂不辭而為之序

都昌送别詩序

都昌送别詩者都昌之大夫士送其令俞君有立還吴之詩也初有立家居吴城南之西阪予家城東之北阪相去餘十里然而締交則舊矣盖其為人敦厚端静語言如不出諸口嗜好沖素氣度閑整而力學制行考義究古作為文章寛博而周悉與人交恂恂無忤士林之譽有古學者之風焉洪武四年秋有薦其才者用知韶之樂昌人每自曲江來詢其為政稱善不輟口曰豈弟

而嚴審慎而決其槩如此及以父憂歸見之謙下更甚若無所能為予意向人之言未必皆然也已而在憂者倒起之遂知南康之都昌有來自西江者詢之與聞於樂昌者無以異予始自愧疑之之過矣今年春其母喪大祥間出此卷見示且曰幸為序之讀之愈益愧已之不足以知之也然復自思亦豈無其説哉蓋自用之於處者是得之其家學者用之於出者是得之其師者也何也自其曾大父秋蟾先生以來三世隱居教授實深

潛其輝耀者今其見於家居若是非得之於此乎其師永素陳先生文昭則尚氣自許勇於有為中至正甲午乙科進士第尹慶元之慈溪慈溪之政卓卓在人口耳今其見於為政者若是非得之於此乎惟其得之家學既如彼得之於師又如此此其不易以知之也然則其出也乃其體之發其處也又其用之藏也耶所謂有古學者之風其殆是與其殆是與

贈徐孟銘序

醫活人術也故操其術者恒以活人自任而用其術者亦以活人任之則醫之能活人也必矣然死生非細事要不可不自慎也毘陵徐孟銘蓋所謂能自慎者予聞之矣其族祖仲清嘗僑吳城中時四方大夫士多萃吳下家惟無病病必延仲清視之仲清之名籍甚去歸其鄉今十五年矣而又聞孟銘之聲焉徐氏何多賢耶徐氏之先有以藥濟人者見於神仙家書豈其澤至今猶未泯與矧聞孟銘不獨精於醫又能讀儒家書好賦咏

則其人又可知矣姑蘇包士貞嘗患失血之疾且殆已孟銘為起之士貞感其德以他無足報迺求名人大夫士之詩以贈之多已成卷請予題其端昔道潛以詩名士大夫間龎安常嘗為之療疾潛方思所報東坡曰盍與之一轉語也則以詩酬醫有故事矣然未聞安常能自賦詠也今孟銘能自賦詠於詩不大相幇予士貞之贈豈徒然哉然則孟銘之於醫所以能慎者豈亦得於温柔敦厚之教也與是為序

送錢以方序

士之為學淑己而已惟其能淑夫己故有以及於人流水之為物盈科不得不行君子之於道成章不能不達亦理之必然也哉且夫木枝之蕃者以其本之固也本固而枝蕃其蔭必廣則不期人之依其蔭而人自依之穀實之碩者以其種之美也種美而實碩其味必永則不期人之飽其味而人自飽之夫依之飽之在木與穀猶常道也而得以依得以飽者葢有非小補者矣姑蘇

錢以方子同邑人也力學自修文詞精贍以明毛氏詩著聞毘陵之無錫縣學延致之訓其弟子員以方雅不自滿謙不屑就再閱歲主教席者躬致禮幣堅請之以方曰某雖審於自揆亦何敢峻絶人情也哉乃治裝行有日吴人士咸賦詩以餞以方以嘗從予遊也請為序於端噫以方從予講學時舉措特殊其倫類固知其有今日也今日而尤不自滿他日其易量耶以方之自待如是則錫山之弟子員自玆而往非徒得以依吾將見

其有餘地非徒得以飽吾將見其有殘膏賸馥矣

高齋絃誦詩序

高齋絃誦詩者予友秦思尹氏之所與遊者之所賦也詩凡十二首賦者十二人思尹遊道廣矣今之賦詩者其尤相親者也一日十二人者踵予門而告曰某等之獲交於思尹非一日矣朝夕葢未嘗遠離也今思尹司訓長洲已三月某等時一造之瞻黌宮之高明覽齋廬之嚴肅琅然洽然聞絃誦之聲未嘗輟也有不自覺其

心融而意舒氣和而神暢者矣因相與賦高齋絃誦之詩既以寫其欣慕愛樂之懷又倣像其禮樂雍容之趣詩已成卷敢請為文序之予聞思尹之家居也惟事乎讀書養親焉葢其為人平易和雅識遠慮周處物治身務思古道用其所學作為文辭整飭而舒徐縝實而華潤至於經術尤邃於詩故邑士大夫延禮之訓其學之弟子員而士林有得人之慶也方思尹從子時予固未嘗不盡夫友之之情思尹亦未嘗怠其事予之意也於

時人已識之曰是足為器也已令思尹學之所至聲聞隨之朋儔之所欽承後賢之所屬望而高堂永晝庭戶清寂執經鼓篋者鴈行以相次思尹則拂𣂏詠歌數卷陳義聽者開明觀者敬聳雖予亦為樂之況玆十二人者乎其形之賦詠也宜求予序之也又宜矣雖然予因是則有感焉聖人之教人必各因其才而得才以教之又君子之所樂也烏有處君子之心而不樂於教人者耶惟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斯亦無如之何耳令思

尹之所教既皆可成之才又有必成之志則其日侍乎几頮之前從乎杖屨之後者將復有識之而曰是足為器者已予雖衰猶未耄也尚及與賦者同見夫後賢之遠至也矣

送戴伯無還金華序

予自幼以洎於壯所見業於醫者咸論病據方而用藥未有論藥制方而已疾者也嘗有誨予醫者亦曰治某病以某方某方治某疾而已然竊疑之病多變而無常

方一定而有限以有限之方應無常之疾吾恐其有時而窮也既而有告予者曰欲求緣病處藥不執故方論得其情而効如其論者今王立方氏為然子聞造之聽其譚殊不類常聞也因而質焉根據深遠博而叩之援引精切予大嗟異問其所從得曰金華戴氏肅齋原禮父也問戴氏所從得曰義烏朱氏丹溪先生也丹溪之道大行於浙河之東其聲昭晰於東南而衍溢於天下然不知焉學乃如是也立方因以丹溪之所從得與其

所自得肅齋之得於丹溪與自得於已者歷舉而詳陳之然後乃知委之源焉支之本焉立方之於疾所以論得其情効如其論者良有自哉立方曰欲知丹溪之教人當觀肅齋之教人肅齋教人有曰必先治已利欲之病乃可治人氣血之病徒論云乎哉誠哉是言立方之所聞如此宜其學之至於是也慨談此時殆十有五年肅齋嘗一西遊道經吳下獲承下風而接緒論矣予雖不事醫肅齋則非泥於醫者故夢寐有時而相親也今

年春肅齋之子伯無來吴覲其尚氣有為論議高爽家學之外博及諸書予不覺興歎焉夫於肅齋固知有伯無之為之子于伯無益以知肅齋之為之父也時云秋矣伯無告歸好事者為寫孫太白還山圖餞之士大夫咸詩於圖上立方謂予曰子於肅齋父子間不無情矣今伯無歸乃無言乎噫肅齋予敬慕之矣伯無予歆艷之矣復何言哉雖然立方之情不可虚也因書所以敬慕歆艷之者以為諸詩之引焉

送陳士開序

中吳古多士自宋渡南吳為三輔近地大夫士多僑寓者故文物為尤盛焉百年以來雖屢更變遷而彬彬之風比他郡猶不盡廢譬之多藏之室消歇之餘尚足副中家之假貸蓋所從來者厚矣茲數年間北方之學官延禮師儒者往往趨吳吳人士應之者幾人矣徐之碭山久虛訓席其邑之大夫方懷教弛之憂而有以陳士開薦者乃具禮幣使其弟子員李某周某來吳拜士開

之館而請焉士開行有日其所與遊咸賦詩送之而徵予為序予因自喜吳人士之從予遊者有司鄉邑之訓者矣有司鄰邑之訓者矣有受千里若二三千里外之聘幣者矣指固不可一二屈也今士開雖非予弟子而從予友遊又將設皐比於碭山之黌舍則謂吳邦為多士者非耶雖然人之求夫人者志於得所求耳而應其求者盡誠以畀之斯不負其求之之意也士開行矣勉之吾將見碭山之弟子員不失所求而其邑大夫之憂

可釋矣是為序

送沈志道序

姑蘇古稱吳會以吳為東南都會也其地為會府其民人之蕃且庶也宜哉而城之闤闠莫盛於儒教表忠之兩坊然其民類多伎藝販沽以資農為業雖庶而不得舒於衣食奉養朝夕之贍故人皆小心勤慎莫敢少焉以自肆自佚其知讀書之家則所守彌謹讀書而生質之厚者其守愈益謹焉予友沈學菴居儒教坊今年六

十七矣讀書葢未之或廢雖不拘於章句之學而自通明大義為務質性敦實而謙下葢其為人惟見人之所長而未嘗不知已之短則所謂小心勤慎愈益甚焉尤可知矣其子志道以吴邑薦其才將與會計者偕大夫士多賦詩以餞而徵予為序學菴予友也其子方出為世用予安得已於言乎葢夫人之欲為善者要必取法於善人焉然法於遠不若法於近法於疎不若法於親法於所聞不若法於所見也今學菴以敦實之質加之

讀書之功而熟於小心勤慎之習是其善也人將有法之者矣而志道乃為之子則所謂近所謂親所謂見者兼得之也矧夫義方之訓之固有其素耶吾知志道之出其設施措置必能守夫忠厚謙下小心勤慎之家法而不違矣然則予雖不得已於言亦復奚言也哉亦復奚言也哉

梁溪漁友圖詩序

予友呂志學父掌教錫山聲聞著矣年六十有退休之

志自號梁溪漁友梁溪其鄉里也好事者為繪之圖大夫士咸為之詠歌焉歌咏浸多裒為卷軸徵予紀其事於圖而冠於詩予不得而辭也晉宗少文志好名山而足跡不能遍至乃畫圖四壁卧以遊之以適其意今志學身處黌宮厥有職業不得時至其鄉樂其林園煙水之勝斯圖既展則神情超然邈乎自得葢似於宗少文矣或曰古稱同類曰友志學儒者也顧乃友於漁漁其類乎不然也同志曰友耳志苟同奚必論其迹哉張子

同有道之士也謂誠漁耶而以漁自居漁父辭至今傳于世詎必食於漁然後為漁哉志學之所尚可見矣志學絃誦之餘每多賦咏予時見之未嘗不喜其氣益昌意益暢詞益修而指益遠蓋老而愈工久而彌篤者也則為之咏歌者無萃然之作也哉求為之序蓋亦宜矣且志學居吳中時吳之文人才士多與之交轉首二十年故舊凋落今為之賦漁友者當時之人十無二三使諸名勝無恙則其卷軸之富又當何如得不重予之感

乎此予之文所以不得而辭也詩在卷者幾首某郡某人某郡某人好事繪為圖者黄鶴山人王蒙叔明也

送丹厓唐君序

丹厓唐君處敬會稽人也領至正己亥鄉薦為皇岡書院山長終秩轉嘉興儒學正其為人敦厚夷雅博學多聞見大夫士咸愛敬之初君為山長時以其暇日來吴客於今左轄吕公所教其子三人長守恭次守敬守忠雖年之至稚者訓之皆有法度後三閱歳而有嘉興之

除三童子乃以父命更從予學觀其動容周旋則知君之教之亦至矣今年春君將覲其親以就職三童子知之依依向予告曰守恭等之侍丹厓先生之日不為不久矣慈愛訓誨不為不多矣兹攜家以行先生與之交最善以有言贈之願得附姓名於卷裔使見區區之情不知于義合否幸先生教之予聞謂之曰可哉夫弟子之於師有三在之義焉一日師之終身為弟子矧三年之久乎宜其不能無戀戀也今三童子之學於予則子

之弟子也弟子之質師以義小大之叩小大之鳴以諭師之道也因其得以誘之由其善以道之亦師之道也今君之德固非三童子之所能道然其情可終泯乎所以書之者既以不泯其情又以盡予之道也

杏林詩序

杏林詩者美董君某甫之詩也君家曁陽以醫術著欲脩其遠祖廬山翁之業起人之疾甚衆人之輸報者君與約曰惟饒富多畜及官有祿者以金若耕桑執圃事

山澤治工技者以所出其里人之貧遠客之羈窮有甘旨之營者勿以貲惟種杏一樹有子子種有弟弟種婦女兒童青奴種老無子家無奴者大夫之休於鄉者服道德操文墨者毋須報約定咸遵之數年杏林蔚然矣然人德深而報之不遠皆以為憮又重其約不敢貳於是能文者始為詩以詠歌其德焉詩既多君裒為卷及避地來姑蘇以示予而告之故復請序之予讀而歎曰君亦賢已不以世屬為疏遠而復脩其先業非賢其能

乎且廬山翁之杏林要在楚君繼之今於吳焉豈必同其地哉夫楚之杏林已數百年父老相傳道翁事猶歷歷而不識當時有能詠歌如今者否然不必論也今則不知君之杏林亦能使父老相傳於數百年之後君之子孫亦能如君之復脩其業否雖然文詞於言為至精不愈於口耳相承耶是編之人豈無能顯其文於後世者則君之聲以傳又不待父老之言與杏林也矧觀君之約其人皆藹然出於忠厚者古云本之厚者枝必蕃

此如可信則君之子孫必克大其業也已

送金汝霖還西江序

雲陽李先生之解江浙儒學提舉也寓吳之文正書院居焉先生始為名進士聲譽已聞動四方既歷清顯文章學業益為人所嚮慕故南北士大夫之過吳者必求見先生吳人士尤以獲覲先生為至幸而予亦嘗得竊承下風焉及先生歸西江兵革起海內道梗棘不得通吳城旋亦陷音問遂絶矣越十有六年歲丁酉吳亦平

客有西江來者余問先生所在曰永新死矣余方驚悼客笑曰使非俞總制將不得終其年兹既保全以歿尚何悼哉予究其所以客不能詳也今年秋武陵蕭鍊師偕新安金君汝霖見訪予不識金君鍊師曰永新總制俞公賓客也予因記客言問曰非活李雲陽者乎曰然子何以知予為道其故金君曰請詳以語子初永新既下俞公入城撫其民雲陽方被創仆道上公見其儒服問為誰雲陽仰應曰我李某也公久已熟其名即下馬

親挍之使載歸其營手注藥合其劑勑左右謹視會受
命就以兵守是州遂館雲陽於家焉公本新安人素漸
朱子之餘澤讀書明理義好學不倦乃日與雲陽講說
經義論道古今人物興壞理亂是非得失之迹殊加禮
遇又與之商畧重新學宫教弟子州人化之更三年而
雲陽歿厚其棺斂盡禮而葬焉既葬復裒其所為文若
干卷刻之猶以為未因某之東行切囑曰李先生嘗司
浙江文臺其文章必多散落浙東西者可悉心搜訪以

來吾令工人削梓矣某之往來吴越者以是也予聞而
興慨俞公之賢一至此也明日錬師復來曰金君已畢
事將還西江兹邦士大夫咸賦詩以寵其行願得君之
文冠其編則金君之有光加矣予謂之曰以俞公若是
之賢金君能副其意又如此皆可尚者予得靳於言乎
且西江文物之盛由宋及元大賢君子相繼而出雖曾
經亂離俞公又能作興之使惕不廢兹天下理當治平
他日文章之士果能追踪前代則公今日之所為寧獨

有功於李先生實有關於西江之文運也金公歸必能益贊公之作興矣予何靳於言哉

贈周廷昌序

姑蘇為東南會府九流氏咸盛於他方而醫其尤也其以女醫名家傳世久遠益昌而不替惟周氏然予嘗觀百家之能奮振于世者雖其才若學足以自致亦係其家門之氣運焉其孤寒之出勃焉而興忽焉而靡昌宗鉅族綿延以微腐消而澌泯者皆其氣之薄也能如深

源之流愈出愈長莫可窮其紀極斯固受氣之厚然必世有人焉葢惟其家門之氣厚故世出其人其才若學足以自致已嗚乎豈易而得哉若周氏是非易得者矣周氏顯於醫自宋至今凡六傳世高門大居閭門相接季昆叔仲冠裳濟濟稱譽交著其奕世之不復多見璪珥瑜環照映森蔚又浸浸乎八世何其盛耶六世中有廷昌氏治業益勤聞將加顯矣非所謂家門之氣厚而世有其人者與今年秋予友陳彥良之子婦病廷昌為

起之彥良來曰冢婦承祭祀病非細故也非廷昌之善治能無憂乎無德不報敢謁文報之彥良可謂知所重矣病係一身之憂而冢婦則一家之係也為解一家之憂宜其德之深也於焉以推則夫廷昌之業精而解人之憂亦多矣醫多陰德後必大周氏其當益大乎故為之序以塞彥良之請而致望之之意於廷昌云

送湯孟循序

湯先生師言本湖南之長沙人宋嘉定間有為大理少

卿者始家於吴實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周禮領咸淳

癸酉鄉薦入元由校官仕至從仕郎某州判官先生與

吾郡文正范公八代孫文英友善因為仲子郁字子文

娶其女子文種學脩文辭稱聞揚著憲臺交薦兩授司

訓皆不就開門授徒至今為鄉先生子文孟子述字循

通敏有才氣既承父祖之基業又習外家之聞見士林

之聲籍甚今年春朝廷舉賢才令下有司既薦之行有

日大夫士咸詩以餞來徵余引其編端余每承厥祖下

風而復交其父可蘄一言乎夫論人固不論世類也仲弓自當見用黄叔度海内所歆尚何世之論哉然瑕邱江公子孫皆為博士歐陽生至孫歙八世皆為博士是果誰之澤與今孟循家學既如此外氏又如彼瑕邱歐陽何遠哉要無愧其子孫焉爾嗚呼可不勉哉雖然行而不怠無不至者孟循行矣毋怠斯其至哉

敷金嶺樵詩序

敷金嶺樵者義興殷伯賢氏之所自命也嶺在義興銅

官之陽土石有金色故云其下伯賢家也伯賢之先蓋出商裔至唐始為吳人族世鉅大大父以儒業遺其後伯賢七歲誦書史有祖風既冠能親接大夫士無倦毋疾卒伯賢哀痛踰禮饘食者一年酒脯不近口幾於病父勉之始飯處家甚睦所為恒尚篤厚縣人譽之或言之令令強出為胥復材之薦諸府府檄下辟懇求免不得乃就職以廉勤稱有惎其善者離於法則誣致之事終白歸曰吾志遂矣即布衣草履牧畜墾田日奉旨甘

於膝下暇則入山谷與樵蘇為偶忻忻如也一旦守復召之曰汝今可史矣伯賢頓顙辭守曰人惟求舊汝何辭竟不許史職更善由胥而史今七年矣每見人史之必曰我敷金類樵也果史耶大夫士高其志者咸賦之伯賢每得詩即躍躍以喜即拱璧不至是句吳浦長源稔交之故道其人如此噫亦賢矣長源又曰其詩已盈卷願謁文冠其端長源其忠於友已乎其果知伯賢已乎夫古人之觀人于其心不於其迹載筆於柱下待詔

於公車而謂之為隱人皆不之信然其心未嘗不隱也木石之與居麋鹿之與友而謂之為仕人皆不之信然其心未嘗忘仕也若人者可不究其心乎今伯賢以身則處乎簿書之間以名則郡府之史而自命為樵人固不然君子則然之然其心也昔有樵夫之拜於高人之庭者高人者曰汝豈樵哉後果與人爭氣勢不相下至相噬焉則高人固已識其心矣若人者果可信其迹耶今伯賢也長源之語之既如此大夫士之咏歌之又如

彼則其果樵乎非樵乎吾不待質諸高人而得之矣

送葉公羽序

長洲葉公羽以蘇學弟子員起家為燕府奉祠正迎其親之官幾年矣每人自北平來蘇余詢公羽何如輒曰孝敬人也詢所以孝敬各有指稱或殊或同非一事也因歎曰公羽其果賢耶公羽執經時雖不隸余舍然觀其所為有離其倫者固已期其有賢聲矣茲以孝行聞其賢又何如哉凡人之見稱于時各以其所善也見稱

以孝衆善莫之或先矣公羽其不孤予之望哉今年夏公羽衰麻來見以其父墓銘為請然後知其以外艱去任而還於鄉也既襄事復往侍其母夫人蘇之士大咸賦詩以餞公羽又持卷來請弁其端公羽之聲其益著已乎北平之去蘇餘三千里公羽匍匐哀號扶其父櫬歸葬故邱情禮兼盡斯足稱之矣人莫不有親也其從仕遠方能如公羽之不違夫養生送死之道者幾何人哉蘇雖公羽故鄉而北平則毋夫人之所在遄歸之與

葢欲慰親倚門之思也鄉人賦詩以賛詠之詎不宜乎嗚呼公羽之於余友也非師弟子也而其自居若弟子者以余嘗與其師同事也其師已矣顧乃喜其不孤余之所望能不重余之感也夫洪武十八年九月朔赭園序

為邊文叔謝其弟陳熙甫序

予鄉有故家舉郡中無為之右者曰邊氏非無故家之右之也無詩禮相承之出其右者焉邊氏出陳留由大

夫公以經筍鳴於漢而經書之源流衍者凡幾世至楚邱君楚邱而下四世得禮部君禮部當五季時登乾祐元年進士第以循吏稱廣順間自是而後世擢高科膺寵遇為鄉邦之元而著之史傳者亦彪矣訖宋歷元雖顯晦各有其時而春秋家學無少替世麟之扁揭之堂顏炳如也禮部君來更幾世至朝奉君始居吳又幾世乃貫長洲籍又幾世至伴讀君則予甞覿之矣伴讀即世其子文叔司爨訓於鄉邑事母夫人以孝聞母夫人

年開九裒文叔之所以致其樂者日加勤慎談者謂足以見其詩書之源流衍之無窮而君子之澤未易以世數計也今年秋母夫人遘疾瀕於危殆文叔於醫禱之謀葢無餘智已已而得舊所從遊者陳熙甫藥之而愈文叔一日來告曰母氏之疾微熙甫之庸心將何以紓不肖不孝之責乎茲縉紳逢掖胥為之喜而詩以為熙甫贈請序以冠於篇焉嗚呼是益有以見邊氏詩書之澤矣吾聞熙甫從師時其師為之講明夫義理者甚至

熙甫欲報之外物曷為之報耶令而於其師致憂之時體其師事親之心竭力盡誠起師之親之危疾以釋師之憂紓師之責其善於報師者哉非其義理之明曷能若是耶義理明而若是是以其得於師者報其師矣故曰益以見其詩書之澤也然則大夫士之賦詩者非徒以為熙甫贈又將以為邊氏詩書之澤之慶也與洪武二十一年四月吉褚園某序

送顏新民序

長洲顏新民由新安知縣丁父憂服除將赴銓曹待選鄉人士咸賦詩送之來求言為之序予謂新民所以求言者欲予有所教戒也烏可美詞說之而不副其來意乎乃進而語之曰食人之食事人之事理之常也食焉而怠其事陪臺亦愧之況夫臨民者哉民吾等夷也一旦衣冠以臨之知其所當奉事也役之左則左役之右則右鞠躬俯首順而承之惟恐或後烏乎將誠賢於彼乎吾見其鞠躬俯首順承而恐後曰是固當然也其如

吾何一切不恤焉於戲民無如吾何吾則如理何田視吾之身可無慮夫寒也吾之腹可無慮夫飢也是果孰從而出哉盡思所以事其事焉事其事無他忠而已矣盖忠者所以報國家也所以恤民下也予聞新民在官時有政已有政必樂聞夫善道也故以是語之新民也能無怠其事事之心非不孤予教戒亦不孤卷中諸詩之意矣是為序

綠茗園宴集詩序

盍簪著義揆古無疑伐木興歌徵今何咎諸君值芳辰之優暇為勝集於名園維時節既謝春氣方迎夏風披緑茗飄翠雪於瑶階露貯紅蕉瀉華漿於碧盌鳴琴幽澗清音與流水同聞汎斚澄波景羽共游鱗並駛幸爾同茲遭亂於焉俱得偷安惟欣舜日之舒遂忘楚氛之慘各為四韻用識一時

右倣唐人春夜宴桃園序體

半軒集卷六